

谁控制货币？

“控制货币和信贷可以打击国家主权的心脏。”前世界银行行长奥尔登·克劳森在回忆录中写道。货币发行意味着社会财富的分配权，这是任何一个国家权力中最核心的利益。控制货币的发行，就控制了财富，资源和全人类。

我是V，在迷雾中扒开真相的幸存者，

千年前各国政府用强权从人民手中夺走了货币的铸造和发行权；300年前英格兰银行利用资产阶级革命成果从英国政府手中夺取了英镑发行权；200年前英国又利用工业革命成果将英镑推向全球，从而主宰了世界货币的发行权；100年前美联储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从美国政府那里“骗取”了货币发行权；70年前二战打空了英格兰银行，美联储趁人之危将英镑撵下了世界货币的王座。

如今美元依然是世界货币体系的核心，全世界辛勤的劳动成果换来的美元，不过是毫无价值的纸币。然而这些纸币以政府为背书，以法律为命令，强行赋予了价值符号。这些没有任何实物担保的废纸疯狂地掠夺着我们所创造的劳动成果，并恬不知耻地在课本上掩盖掠夺的本质，将其美化为等价交换。事实上没有货币发行权的我们，对任何劳动成果都没有定价权，无论我们以多高的价格出让自己的辛勤付出，结果都是贱卖。

更令人唏嘘的是，时至今日美联储依然是由3000名股东和108位董事统治的私人机构，他们垄断了美元的发行，在过去百年中悄悄主宰着世界格局，并在无形中掠夺走全世界人民的财富。几位董事茶余饭后的谈资便影响着世界经济未来二十年的走向，甚至影响着全世界人民口袋中的财富是增值还是缩水。

主权货币的虚伪

当今世界，主权货币却又在世界格局中扮演着阻碍全球化的角色。各国致力于让本币通向全世界，美其名曰跟上全球化步伐摆脱美元体系。但货币本身就是掠夺工具，无论哪种货币，推行全球化的本质就是经济殖民。谁的货币拥有更广阔的流通领域，谁就享有了更大的货币发行权，谁就控制了更多的人口，谁就获得了更宽泛的掠夺权。

多个主权货币进入世界贸易体系中，反而使得结算变得更为复杂，以往只需考虑两三种货币的汇率

波动，但如今各国却要面对十多种货币的汇率风险

。每个主权货币都打着国际化的口号想要从美元体系中分一杯羹，可恰恰是各国货币的竞争，引发了一次又一次金融危机。普通老百姓明明什么也没做，却要承担货币贬值带来的苦果，我们辛辛苦苦攒下的财富，仅仅因为汇率变化而缩水；我们兢兢业业创造的产品，也会因为汇率风险而变得一文不值。

汇率波动还滋生了大量的汇率投机行为，无数资本涌入外汇市场，一方面加剧了全球范围内的金融风险，另一方面让本就枯竭的实体经济越来越得不到资本的扶持。实体经济进一步衰退，更加被资本嫌弃，更多的资本又选择去到金融市场，形成恶性闭环。

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正在发生的事，各国正面临自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困局。这不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府或是一家央行能解决的困局，全世界人民正在陷入泥潭，然而各国政府却沉迷政治斗争和经济霸权，从未有哪个政府此刻真正关心着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对于失业它们视而不见，对于赤字它们闭口不谈，对于疫情它们相互指责，对于衰退它们含糊其辞。它们肆意摆弄着枪炮，无谓消耗着资源和时间，在广阔的海平面上明争暗斗，又虚伪地将其渲染为保家卫国，实则不过是争抢掠夺权的华丽托辞。每一个政府都是霸权的产物，每一种货币都是豪夺的工具。

## 世界单一货币

世界单一货币或许该是登场的时候了。

国家主权与民族主义意识历来是世界政府理念的死敌，而世界单一货币的全部要害就在于废除主权货币。货币意味着社会财富的分配权，这是任何一个国家权力中最核心的利益，推行世界货币势必要求主权国家将本国的财富分配权拱手相让。假如说世界同一货币的趋势不可逆转，那么唯一的问题在于谁来主导世界货币。

随着单一全球货币的使用，市场将不再需要累赘的货币兑换，也不需要为应付汇率

波动而进行昂贵的对冲

。货币投机、货币失败的风险和收支平衡这些问题都会消失。在不考虑政治风向时，这种货币对真实价值的交换将更加有效。

就短期来看，世界单一货币的最大阻力来自中美两国。单一货币体系形成后，美国将会失去当今世界以美元为核心的货币发行权；而中国好不容易攒下的外汇储备则可能化为泡影。

但如今以美元为主导的货币体系如今正陷入“特里芬悖论”。这个悖论是指为了维持庞大的全球贸易，美国必须不断加大美元的供给，但过多的美元供给会导致美国的国际收支失衡

，进而美元贬值，美元作为世界核心货币的信用基础就会被逐渐蚕食。

从这个悖论来看，主权货币的落幕或是历史大流不可逆转，世界单一货币在不久的将来或许会以不可思议的速度登上舞台，你可以想象一下全世界所有共用一种没有任何政府背书的货币是怎样一种情景。

《华尔街日报

》曾有一段关于世界货币的评述：美国不可能阻挡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事实上，放弃美元并支持世界单一货币非但不会排斥美国的正当利益，反而会突出美国的主导作用和参与权利。美国自身的最大利益，恰恰在于革除货币特权。

欧元之父蒙代尔

的观点更加极端，他认为当前的世界需要一个危机，这种危机可能还不仅限于经济层面，通过这种严重的危机方可摧毁现有的货币系统并催生世界货币。

区块链货币是一个伟大的尝试，但它远不足以成为世界货币，它们从发行之初就未与现有货币隔离，每个人的开采权也不尽相同，并且它们太过于金融化，无法与实体经济产生更多的牵连。但它们的出现依然让许多政府感受到了威胁，专享的货币发行权可能就要到头了。

新货币展望

单一货币的背书需要由全人类所认同的公允价值所赋予，贵金属可以承担这

个职责，但兑换方式不

能走老路，否则又走向英镑体系或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且各国的黄金储备差距依然巨大，若仍以黄金为中心发行新货币，那不过是掠夺权的重新分配而已。黄金货币最大受益人将是欧洲，它们拥有超过2万吨的黄金储备，是美国的两倍，

是我们的20倍。

与黄金的刚性相对应，新的货币元素必须具备“弹性”，它可以弥补黄金与经济发展之间不匹配的题目。“碳排放量货币”或许是个优秀的设计，当下社会环境问题日趋严重，未来“碳排放权”必将成为与黄金一样的稀缺资源。然而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业化体系还未建成，它们必然拥有更大的碳排放需求，碳货币或许只会让它们收到一张又一张罚款条令。

我是V，一个可能不会长久的幸存者。新货币的形式我暂时无法在这里阐述，我刚从深渊中狰狞地爬出来，对这久违的甜蜜空气还拥有强烈的私欲。但每个人都有权利知道真相，如果有更多人看到，我会在回到深渊前毫无保留地贡献，即便我无法撕开它们虚伪的面纱。